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于湖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黃楷

于湖集卷二十二

宋 張孝祥 撰

啓

除禮部郎官謝沈左相

考東觀之藝文方陪儁軌肆尚書之牋奏遽列清曹荷銓宰之殊知躐官聯而超授伏念某幼而不學長也益愚出寒鄉寂寞之濵居游已陋襲老生陳腐之説剽略

奚工策名雖冒於一科觸禍僅違於九殞諸侯賓客姑將稍試於所聞上帝圖書即許竊窺於未見牙籤雲委貝闕天横蠹魚枯文字之間海鳥眩鼓鍾之饗缾罍易耻宜蒙盌脫之譏組繡非能敢望錦窠之目始令承乏旋使為真訪臺閣之大儀顧非博綜誦朝廷之故事尤愧清通蓋一再歲之久虛乃不崇朝而輕畀凌兢就職激切懐恩兹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妙體元誠純育物臯夔稷契丕成極治之功東馬嚴徐盡入至公之用占小

善者幸以録示大賢之無不容猥收塲屋之虚名亦玷省垣之高選其敢不靖共爾位紬繹舊聞何自為郎雖賴曲成於造命不遑將父終期外補以便親

湯右相

上同前其重惟父子悉累門闌樞筦編摩墮甑尚勞於却顧珍臺洒掃遶枝更許於安棲藐是孤蹤益勤大造斯文衡鑑收雕蟲篆刻之微羣枉織羅救破卵傾巢之酷故兹識擢一出異知恩如鞠育以何加身欲糜捐而莫

報其敢不質之天地銘在肺肝前下同

謝劉提舉

郎家安在方叨執戟之榮君舉必書遽陪載筆之侍冒恩至渥論報獨難伏念某猥以諸生濫追衆儁考藝文於東觀隸戕奏於南宫忽誤聽聞進躋班列典春秋尚書之簡冊何有編摩望清都太微之晃旒空塵供奉靡容辭避端自吹噓813蓋伏遇某官學有本原智周事物六轡按部式專開闔之權三接造庭即賜清閑之燕不

遺故舊曲借褒揚遠勤騎吏之臨特拜雲牋之貺齊李
烏有姑借喻於騁辭魯懼無鳩願推誠於發藥秖深感
怍莫既頌言

撫州到任謝執政

殊庭賦祿方省已以偷安劇郡分符遽叨榮而起廢大
恩難報小器易盈伏念具天與隘踈地縣孤遠頃陪朝
列誤簡聖知執筆螭坳愧編摩之何有演綸鳳閣知潤
色之非長人咸羨於遭逢已獨知其僥倖殫黔驢之技

未答洪私致鵜梁之譏莫逃餘責一收朝蹟三易歲華既自循滿溢之愆敢復有超踰之望忽玷蕃宣之寄實繄造化之私恭惟某官茂業經邦精忠格帝自任天下之重出應聖人之時端委廟堂共建非常之策運籌帷幄果收不戰之功勲在旂常望隆鼎鉉夫何疎拙亦預搜揚某敢不祗畏簡書布宣條教慰安牧養兾追渤海之功撫字催科惟上道州之考

王提舉

食檗飲氷舊欽者德匿瑕藏垢今藉餘輝將覩依繡節之嚴敢恭致緹緘之問伏惟某官學專師古志不謀身落木紛披凛長松之獨立頹波浩渺屹砥柱於中流葢富貴一時於我何有哉雖夷險百爲惟是而已矣聖天子既深知於忠讜士大夫亦交譽於清規正色朝端所宜進陟覩風江介曷尚淹留某幕用惟深師承是幸惟州縣簿書之事儻少寬程督之科則里閭凋瘵之民庶竭盡撫摩之力

陳運使

誦諫臣之薦草夙欽循吏之稱分太守之竹符今托外臺之芘願瞻誨色祗奉教條恭惟某官古學精深英猷特達頃侍和公之側屢道永州之賢事得其宜未嘗干百姓之譽治出於一殆無愧兩者之間將登禁密之聯尚借澄清之略諒無煖席即有賜環某慕用惟勤親依是幸惟州縣簿書之事儻少寛程督之科則里閭凋瘵之民願竭盡撫摩之力

任提刑

近仙闈錦帳之氈昔聯輝於列宿瞻使者繡衣之斧今托芘於二天將祇奉於教條敢敬馳於書牘伏惟某官學潛精粹德秉純全素節清規表儀於鄉黨閎猷敏識潤色於朝廷容臺正䌷禮之訛憲府極繩愆之效方佇持荷之拜俄聞蕩節之行千里上游久著平反之譽九閽帝所即期趣召之歸某一去賓闈屢更歲籥躬耕下澤徒切睎於光躔假守偏州乃容依於蔭樾所冀少寬

於程督廉將自力於撫摩

黄運使

一麾江海叨被恩書千里湖山遥瞻使節方有希於餘潤乃先辱於惠音共惟某官德履粹温才猷開濟早更名郡偉望實之兼隆暫屈外臺見事功之咸允雖經畫雅資於管葛而論思正屬於嚴徐佇奏嘉庸即還近列特紆高誼曲賁踈蹤把酒分一日之光坐歎晤言之阻占詞妙五雲之體但深藏弆之榮

鄭大資

緑章封事方修香火之緣黄紙除書忽拜璽絲之托愧微蹤之未稱幸長者之焉依伏惟某官德秉純全學躋淵奥五百年之名世將以有為四十圍之參天凛乎不拔歷數當今之大老孰是中原之故家願益介於壽祺佇登延於舊弼某服膺滋久望履終遥何期起廢之恩乃有親仁之幸惟諸父辱少公之客未報隆私顧是邦有賢者之留敢忘祇事歸依之極敷宣奚周

陳正字

同前

伏惟某官學造聖真文為國采瓊琚玉佩久應接武於夔龍貝闕珠宫尚困守關之虎豹所冀躬行於白屋會須自致於青雲某屬邁英躔繆叅朝契念辱在游從之舊間者闊焉乃今詣親炙之榮喜可知也未遑問訊先辱移書

提幹

同前

伏惟某官襟量粹夷才猷超敏外臺賛畫知譽處

之冞休要路蜚聲諒東求之不遠再惟冗瑣獲際光塵
友士之仁豈獨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
規

建昌趙知府

同前

伏惟某官擢秀天支蜚聲朝右爲善最樂卓然循
吏之師閲理居多粹乎宗室之老暫淹侯服行陟禁涂
某慕義已深承顔弗遠是所願也儻或聞前輩之話言
豈不然哉當盡得疲民之疾苦

黄知府

同前伏惟某官正學探微英猷邁遠風流未泯蓋山谷老人之諸孫進擢非遥有袁州刺史之故事諒不容於煖席即遄被於賜環某同前

孫參議

同前伏惟某官輿學家傳宏猷天賦名藩布詔謂當步著於豐功燕館頤真乃復重違於雅志惟益臻於壽祉以茂對於榮恩某久此睽違載欣接欵同前

王教授

同前伏惟某官學造淵微才推敏劭横經師幄知譽處之罙休奉詔公車諒東求之弗遠再惟冗瑣早際光塵未遑問訊之恭先辱貽書之貺

通判以下

同前伏惟某官襟量粹夷才猷超敏回翔外服知譽處之罙休踔厲要塗諒東求之不遠再惟冗瑣獲際光塵友士之仁豈特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

規

趙通判

殊庭賦祿方竊便安支郡分符誤叨委寄所幸治中之從事乃是平生之故人伏惟具官清德家傳英猷天賦光風霽月自是無塵錯節盤根試窺游刃雖千里尚留於驥足然九霄方迅於鵬程諒亟拜於除書遂橫騫於顯路某屬因諸父嘗際高賢間者闊焉已忘歲月之多少喜可知也頋將朝夕以親依未皇問訊之恭先辱貽

書之寵

江州林知府

半生慕義未遑賓謁之修支郡承流遂有善鄰之託載馳書牘恭挈齋鈴伏惟某官敏識造微英猷邁往卓然一代之循吏喜是中原之故家坐嘯江城仰治功之獨最奉朝漢闕諒追詔之非遥曾是微蹤將依隆芘寒女緝学所願分光於有餘拙匠伐柯尚欣取則之不遠

苗太尉

授將軍之鉞甞望餘光分刺史之符遂依隆芘伏惟某官忠揭日月義嚴雪霜早歲臨戎即登於勇爵十年扈蹕屢勒於勳銘建邊瑣之多虞由殿巖而遣戍茂宣皇略亟挫天驕倚須露布之聞遄正節旄之拜顧兹孱瑣方籍忻幪瞻碧幕之非遥馳尺書而敢後

王侍郎

緯星辰之轇轕斯文夙賴於主盟卧江海之空同舊德更高於耆壽喜聞蓬之有日將候館以趍風恭惟某官

名冠倫魁識參元妙瓊琚王佩固嘗接武於䕫龍貝闕
珠宮屢困守閽之虎豹去六月而一息翔千仞以覽輝
諒扶桅之北來即賜環而南下某粤從稚齒聳慕雋蹮
何期荒障之乘適此高軒之過遝榮光下燭華問先臨仰
君子之好謙愧小人之不敏

明州韓尚書

繡幢畫戟占東藩鼓角之雄寶字玉文新廣内圖書之
直入謁尚遝於賓榻修辭敢後於齋鈴伏惟某官粹量

淵停英姿玉立學無不可凜乎當代之偉人政得其宜卓爾中興之循吏乙陛識尚書之履四方勞申伯之藩留鑰九扉已壯長江之險戈船下瀨還清瀚海之波願疇外屏之勲遂賛西樞之畫其遴遑墻仍多閱歳時大司寇之議刑嘗拜家庭之賜小諸侯之述職敢忘方伯之尊嗟問訊以成疎且懷恩而未報所蘄宏度終諒微誠律管崢嶸和門整暇冀益綏於純嘏亟趨覲於嚴宸

曹監簿

一麾假守自愧非才千里貽書過勤盛意伏惟某官英聲夙著德器自將雍容文辭亟簡朝廷之聽積習名教益增閥閱之光方徑席於清高尚不忘於疇昔有懷譾眷莫喻鄙悰

賀周侍郎

寵闕

洊膺異數以武部之顯曹而顧玉堂之直以文林之魁傑而紬金匱之書外廷雖創見於親除造膝乃先期於面授共惟聖眷獨厚諸公葢將基大用於此

時豈曰踵前人之故事有如孤迹辱在恩門竊欣廣厦之成серт仰慶雲之蔭輒因尺牘少薦愚衷

于湖集卷二十二

于湖集卷二十三

宋　張孝祥　撰

啓

王提刑

汝水承流已叨覆露吳門易地更託按臨繫幸會之適然知譴訶之可免伏惟臬官純誠獨秉剛毅不回溜雨之四十圍本孤根之自立摶風之九萬里寧短翼之爭

飛粹無悃愊之華凜有澄清之志顧外庸之久訖宜中詔以遄歸某别德經時親仁不日疇昔熟於條教莫先圖民俗之安乃今奉以周旋當益厲官常之守

章提舉

虞廷輯瑞昔叨一盻之榮禹甸宣風今與六條之按仰止使旌之近俯馳書牘之恭伏惟某官粹量淵停英姿山立文高學古蔚為儒掖之宗行峻履方屹此廷紳之表自寵持於華節即妙柬於岳旒外庸已訖於澄清中

詔行參於宥密其見賢不遠受察云初是能容之儻少寬威於程督庶乎可耳所當盡力於撫摩

兩通判

諸公長者之譽疇昔固願見之同官為寮之賢乃今何其幸也伏惟某官英猷邁往正學探微杞梓楩楠知鄧林之不雜琮璜圭璧宜清廟之見收蹔淹半刺之除行拜十行之寵某依仁匪遠託契云初前事後師儻悉蒙於教告左提右挈其將免於悔尤公其圖之我所願也

知州

門闌睽隔久違問訊之恭不相識云門闌在望未諧識面之私郵傳喈來遽被貽書之寵仰佩沖虛之愫更懷親附之榮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立上於要津居然一障之乘顧何勞于餘刃諒賜環之在即遂持槖以居中县已試無功丏閑得劇民亦勞止冀少圖安集之功公儻教之當謹承清淨之誨

待闕通判

上同前 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

立上於要津居然别乘之官顧何勞於餘刃諒賜環之

在即遂結綬以遄歸 下同前

趙郎中

上同前 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

立上於要津退然三徑之居乃深藏於偉業諒璽封之

來下由珍館以遄歸 下同前

王提幹

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西樞宥密夙推家闕^(上同前)之謀右輔均輸今賴幕中之畫佇趨嚴召立據要津^(下同前)

朱知府

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楚都揭節夙高廉按^(上同前)之公嚴瀨剖符行著蕃宣之績恐難淹於外服當即拜於中除^(下同前)

胡國正

籍甚諸公之譽所願納交粲然一紙之書胡爲及我伏惟某官高文足以華國竑論足以濟時壁水之除此其漸耳瑣闥之拜衆且遲之方消揺於里居益涵泳於聖學俯慚固陋行際聲光友士之仁豈獨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陳教授

同年之契契闊有時爲僚之賢邂逅於此伏惟某官議論該乎國體文華贍於時英教諸侯之泮宮聊從容以

辛㳟備天子之詞命知軒騰之有時某攝官云初依仁是幸友多聞之益無以尚之問為政之方其知免矣

常州郭知府

諸父納交昔叨末契近藩假守今託善隣將敬摯於齋鈴敢遠馳於書牘伏惟某官才高盤錯譽滿薦紳諫大夫薦之公朝太上皇擢以名郡第循良之最獨居三輔之先輸獻替之忠即參兩禁之容某已無善狀更誤寵恩望廬山之雲既闕晨昏之養飲吴江之水敢為旬月

之圖欣近接於封圻將悲摹於條教僕之所願如此公其勿愛於言

撫州陳知府

碩膚之譽久屬厭於舊聞斗大之州乃淹翔於敏手豈獨託交承之契所欣蒙覆護之私伏惟某官器業偉然聲華籍甚家學之富蓋有本原吏事之精尤高盤錯暫領一麾之寄即嚴三節之歸乃眷臨川號稱古郡戶乏中人之產府無經月之儲貧吏乾没既不哀杼柚之空

齊民無聊皆去為囊槖之盜宜有循良之政來蘇疲瘵之餘愚若孝祥一無可紀糠粃在前之愧夫何言哉瑾瑜匿瑕之仁是所望也

劉舍人

五莬曠官已逭黜幽之典三湘謀帥又叨使過之恩亶惟衣鉢之傳實有鈞陶之自某奉身無術與世全踈冥行於利害之涂窘處乎讒謗之藪載從去國屢遣作州幸以五六月之間則為數千里之役精神耗於憂畏筋

力疲於奔馳忽去忽來固未免揶揄之鬼乍賢乍佞獨柰何萋斐之人豈無二頃之可耕況復雙親之既老决意投簪之適弗圖賜履之榮恭命而行懷辭不獲玆蓋伏遇某官學窮聖蘊道覺民先蓋崑崙蓬萊逈立風塵之表決汝漢排淮泗横馳翰墨之塲叱收一笑之功遂殄陸梁之寇雖在公以為餘事然寬上之所甚憂肆予環而召歸當告冊而爰立即以所臨之巨屏付之承學之諸生某敢不謹守箴規益思策勵老吾老幼吾幼

方深蘄錫類之恩步亦步趨亦趨終難望絕塵之軌

王運使

劾章亟上即使歸田明詔趣行又令分閫蓋亦東西之惟命敢云來往之爲勞所欣容察之賢乃是交游之善伏惟某官英姿煥越德宇靜深風流傳正始之餘人物尚中原之舊刻清湘之樂石嘗夷赤籍之驕通下瀨之戈舡又靜綠林之擾佇圖成績即拜顯除某猥奉藩條獲依使節念問涂衡嶽曾分筆硯之餘而枉駕湘西復

接盃觴之勝違離屬爾際會偶然一馬二童長驅千里雙魚尺素疊拜三緘筋力盡於奔馳精神為之耗散欲報所貺將遣復休念已投契分之深豈其較禮文之末我之不敏情見乎詞

寄居官

劾章亟上即使歸田明詔趣行又令分閫蓋亦東西之惟命敢云來往之為勞一馬二童長驅遠道雙魚尺素敬拜好音病體困於奔馳文思為之枯涸涉筆欲報空

函是憂念方依德庇之初箚下倅云念方託僚契之深必不較禮文之末我之不敏情見乎詞

呂彥升到狀

出分宮鑰繆託交承入奉介圭喜將邂逅聞有南徐之新命復為北道之主人幸艤舟而小留當接塵而一笑

帥江陵通運使楊顯謨

山川跋涉欲徧東南父子扶攜復來荊楚即有依仁之幸更懷冒寵之慚伏惟杲官熏班馬之濃香鍾岷峨之

秀氣籍甚之譽與江俱流爛然之光立朝更顯謂當扣紫微而排閶闔徑拜玉清之侍臣何謂羞崑崙而溥蓬萊尚作繡衣之使者有如孤迹嘗並英遊乃今邊瑣之行復託外臺之庇夕烽罷警請與公圖綏靜之宜春水才生冀許僕辦歸休之計

蕪湖沈知縣

籍甚之譽久矣在諸公之間蕞爾之邦豈其淹長者之辱伏惟县官文章翰墨自成一家人物風流尚友前輩

少借演綸之手來收製錦之功顧游刃之有餘諒追鋒之不遠未皇馳牘先辱貽書

于湖集卷二十三

于湖集卷二十四

宋 張孝祥 撰

書

代總得居士上沈相該

厥今天下之士彈冠結綬請以身售於相國之門者不知幾何人其聰明才智崇論谹議足以理紛濟劇謀王而斷國者又不知幾何人若是者相國之門蓋已不乏

於才而碌碌尋常之人亦無以自達於下執事矣雖然相國豈直以此而遂拒天下之士也哉周旋慰薦惟恐其不至士之客於中都者今日投謁于司賓之吏明日則命之見焉其善惡能否相國蓋一與語而盡知之如燭照數計毫髮無以自隱於是而退絀於是而奬用則公議翕然咸以為當或以問某曰相國午漏下還第與賓客接才數刻頃顧步趣語默之間輒已得其人之肺肝若素知之此何為也耶某謹對曰相國惟公故生明

惟定故能應惟虛其心故能服天下輔政于兹一年而
中外底平百志緝熙遂濟登兹不動聲色相國以是三
者也相國以是三者計安天下其於知人也何有某也
楚之鄙人也聲名無聞於時問學不足以取世資流落
田野十有八年偶得不死耳今亦踽踽然來蘄望泰符
之輝以不肖之身受察焉其可其不可不敢自列惟相
國哀憐財幸之舊詩一編閒居無事紓憂娛悲輒贅以
見非某之所長也干冒鈞重俯伏俟命

上史參政 浩

某伏讀制詔參政以命世宗儒東宮舊學精神感會臣主俱賢顯膺冊拜晉參國秉天下幸甚伏念某疇昔登門猥辱知遇生長四明丘墓所寄阡陌相連實同黨里不敢獻諛願効微忠伏惟中興以來宮僚幾人若賢若不肖主上朝夕之游處毫末曲折弗逃聖鑒而簡在眷禮獨公一人事關運數非偶然者累月以來擢用休顯中外之士拭目歆艷知參政者則謂渟滀抱負鬱而未

仲逢辰遇合逮今已晩其不知者直云師傅舊恩適用
故事夫拔之衆人之中寘諸百僚之上自高宗文王猶
托諸夢卜況如近時風俗益壞横得一金或娼疾之竊
料進而賀參政除拜於前退而議參政闕失於後者不
無其人故今日參政應之甚難亦可懼也圖易其難圖
釋其懼參政之策將安出願參政深思之令日朝廷之
上進用人才措畫邊事與凡號令因革某事非某事是
人不以屬它宰相執政必曰此史參政之為耳蓋用之

驟則責之重其理固然況參政方在北門遠方之人以邸報不傳興事造業一出參政意令入政府則此名益不可避以不可避之名任甚重之責當至顯之位然則參政將何以善始善終以無負聖天子以無負天下也哉自古在昔莫難於君臣之際二帝三代置而勿論必上下一體言行計從雖父子兄弟之密不得與乎其間如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我太祖皇帝之於趙中令而後可以撥亂反正創業垂統竊觀陛下繼太上

皇帝而為之予談笑授受雖二百年丕成之緒然稽之
天數與人事實纂承啓運御極之初惟新景命光昭祖
烈將以傳無窮而施罔極必一遵建隆之舊則陛下之
得參政何以異於藝祖之得韓王參政於此彌綸動化
開闔張弛惟危惟微可戒可畏不一而足某雖愚不肖
誠願有以言之而參政擇之參政儻許之言則請條列
以告伏惟參政方闢大公至正之路芻蕘之賤試將采
擇其善某也狂率犯分參政弗恕以教

代季父上陳樞密誠之

其間列宿之在天星官歷翁有傳數世而不能盡究其名數者至夫五行之精雖隱伏不見按圖而考之則固已知其躔次之所在與夫善祥之應皆可以前知曰如是則為人主之壽如是則為豐年如是則天下和平若影響之隨無有差忒婦人孺子夜立庭中卬首而望曰此塡也此歲也此太白也未嘗學星則既能盡識之矣今夫賢者之於世其間出希有固亦寥寥然如五緯之

相望苟一有焉雖窮在畎畝未見於用已隱然係天下之望曰使是人而出應吾君之求也必能發所蓄以利澤一世而有無窮之聞矣一旦進而坐於廟朝天下又將翕然而稱之曰是吾昔之所期其公也昔吾之所望於是者庶幾乎故雖窮山幽谷婦人孺子亦莫不然何也如五星之在天其晦也人皆得而知之其顯也人皆得而見之故也恭惟樞密以碩大高明之資輔以宏深經遠之學發策決科震耀宇內皆其緒餘不足道者而

天下之所以期望於公而公之所以抱負自任天下之重葢不在是也前年天子總攬權綱號召數公新美庶政此數公者聲稱德望炳然較著真與芒寒色正者比公在焉是司天子腹心之寄運旋樞極以隆國勢曽不朞月而優游之望得太平之責塞天下之人亦既斂然自足滿慰疇昔而無異辭矣具也楚之鄙人也青衫白髮塵埃一命之選葢將三十年雖冗散無以自振而所至不能阿意下氣往往不偶卒窮困至是顧嘗為大樞

湯公之役湯公憐之賜以斗升之祿使活軀命今又閱一歲於此矣湯公謂某曰汝往拜樞密陳公之門吾爲汝言之某奉命是以來雖然某之見公非直以此故也五緯之行婦人孺子皆得見而識之某誠不肖矣其智固不如婦人孺子矣乎伏惟誘而進之使得自効請以受知湯公者亦受知於門下不宣

與李太尉　顯忠

某聞之當今號稱人傑磊落奇偉可撼以義獨太尉三

數公耳今春過池陽始識太尉置酒高會開心見誠甚
竊不自揆嘗為太尉陳其所以報國一二事太尉不以
為罪擊節稱善某於是益知太尉之賢常常為士大夫
道之謂太尉嘗以單騎九百却二十萬之衆它日邊候
有警奮不顧身星流彗掃敵王所愾者必太尉也自北
人渝盟聖天子赫然震怒悼已事之失策誕布明詔恭
行𢢽旅太尉膺上簡拔當國一面悉甲濟江令踰月矣
敵騎浸滛至于歷陽太尉之軍雖嘗小捷然敵既越險

而南幕府猶在舒城不聞太尉出騎要擊何也豈旣追北而此未知耶抑太尉方略素定儒生不得而測識耶兩日來羽檄自御前至太尉處者相接於道而遷徙之民自北而來所傳益急事勢危迫可謂間不容髮矣不知太尉將何策以處此今淮西之三帥列屯朝廷安危實繫於是太尉與王侯戚侯必須同心協力而後可以成功若一人少有顧望吾事去矣伏望太尉思主上平日所以期待太尉之厚委曲寘念交歡二帥使無纖芥

專圖國事盡去私心若王侯當其前則太尉宜與戚帥以鋭師出其腹背首尾齊應各務致死則彼衆雖多可以立潰萬一不然少有沮抑太尉將何以報天子何以見天下之賢士大夫耶望太尉精思之速圖之無貽後時之悔忠憤激切之懐不能此盡謹遣使臣莫師雄躬造帳前面禀拱立西望以俟嘉音不宣

代任信孺與王太尉　權

某聞太尉之名舊矣雖未識面然嘗一再通問及來宣

州見張漕父子日日稱說太尉忠義純一智略沈雄治軍訓旅多多益辦令時諸將可一二數其是以擊節誦歎願交下風蓋因致書欲太尉以一千人之功名保三十年之富貴其所以與太尉心相知者甚厚自北人渝盟聖上奮發威斷特整我師天聲震疊山搖海蹙太尉兼心膂爪牙之任杖旄秉鉞銳卒十萬式遏其驅揚舲濟江分據險阻可謂盛矣中外之士正望太尉以捷音聞雖定林之役追北百里然斬獲不多人心未快數日

來或謂敵騎已越滁壽太尉復還歷陽果爾則何為耶淮西重地朝廷所責望者專在太尉李侯戚侯其實太尉麾下爾事勢之急如此必三帥協義同力首尾相應盡去疑間合為一家然後為可今日調護兹事獨在太尉太尉聰明辨此不難所願太尉念主上平日眷遇之隆不憚少屈遣書致禮交歡二帥相與誓約專意國事屏除私心尅日共舉以翦窮荒以復境土則太尉勲在社稷身名俱榮竹帛鍾鼎不足稱載萬一不出乎此各

自爲謀少失機會悔將何之忠憤激切懷不能已輒以
尺書布之幕下可否之决立遲一報不宣

于湖集卷二十四

于湖集卷二十五

宋 張孝祥 撰

疏文

乾龍節開啓疏

瑶池御駿悵久隅於宸游華渚流虹欣載臨於誕節預憑衆妙遥賛洪釐尊號皇帝陛下伏願體道希夷凝神昭曠壽祺天錫順迎滋至之休輿衛星陳佇協遄歸之

吉

又

聖人有作夙閒里社之鳴誕月載臨兹効華封之祝仰

憑慧力恭賛壽祺尊號皇帝陛下伏願體道布衷凝神

昭曠否終必復即期八駿之歸常久無疆茂協九齡之

與

乾龍節滿散疏

載震夙以開祥式臨㝅旦内文明而養正莫望清塵敢

殫率土之誠恭致彌天之祝尊號皇帝陛下伏願緝熙
純嘏保合至和壽等南箕共協皇圖之永禮成北嶽亟
嚴仙仗之還

乾龍節功德疏

襄野問途高蹈無為之表華封祝壽茂迎可久之祥恭
即殊庭再嚴妙果尊號皇帝陛下伏願既多受祉永孚
于休風駕言還副君子必歸之望夢齡協永膺聖人得
壽之符

又

駿馭追風悵宸游之久滯鳳編紀日欣穀旦之重臨恭祝鴻釐載清貝梵尊號皇帝陛下伏願消揺物表保固天倪問襄野之童終冀迷途之復依西方之佛更瞻壽量之增

天申節開啓疏

景運有開方迪延洪之祚珍圖疊紀茂當震夙之期恭依覺地之嚴增祝聖人之壽皇帝陛下伏願體乾剛健

如日照臨天其申命用休遂臻過歷聖人大寳曰位永保無疆

天申節滿散䟽

探赤水之珠已凝神於象表受泰元之筴聊玩意於人間葢與造物而同遊則非巧歷之能計尊號皇帝陛下伏願備兩宮之樂冠百王之徽億載萬年貴為天子之父九州四海丕承太上之尊

皇后生朝功德䟽

椒風流化於昭內治之脩璧月儲精載紀誕彌之瑞增祝至仁之壽式嚴衆妙之因皇后殿下伏願應地無疆與天合德開燕祥於甲觀申錫百男之休承色養於東朝參享萬年之歷

大行皇后僧家宣讀䟽

淑德承天方迪二南之化諱音傳遠遽纏九土之悲輒憑貝葉之文默助椒蘭之慘大行皇后伏願脫人天之調御從帝釋之遨遊夜月在天湛本體清涼之性秋蓮

著水發靈根定慧之香

大行皇后道家宣讀疏

儷宸極於長秋始基王化望崦嵫於永夜痛極輿情輒紬琅笈之靈章默助璇宫之仙馭大行皇后伏願悟本心之清淨識道體之希夷駟玉虬而上征徑遥西真之集折瓊枝以繼佩却從姑射之遊

大行皇后齋疏

長秋正位化方詠於兎罝修夜興哀悵莫留於䩄馭敢

憑緇褐之侶仰助禕褕之思大行皇后伏願識道體之希夷悟真詮之圓覺蘂宮絳闕陪姑射之神人天雨寶花超華嚴之法界

青詞

淮西漕司設醮

衆生淪於異物長無超度之期上帝覆以薰慈厥有救援之道敢殫誠悃仰冒至真眷兹淮壖頃罹兵刧匪罪而死不知幾千萬人游魂無歸于兹二十餘歳或莽之

中野而絶子孫之託或鬱為枯腊而失墳墓之依或尸領之不全或草木之同腐傷心慘目舊哭新寃坐令凋瘵之餘尚遏和平之喜臣叨將外計念此沈幽惟滮懷於層霄庶興哀於九地伏願綠章上達絳節下臨注南斗之生俾謝無窮之苦削酆都之籍溥施蕩穢之恩及此民編咸躋壽域

元正設醮

太一常居上帝之仁徧覆大千世界衆生之業無窮俯

當嗣歳之興祗卜剛辰之吉款靈宫而蕆事瞻霄極以祈恩願鑒微衷誕敷隆施

上元設醮

清都紫極隔世幾塵綠簡瑶章通臣一念撰日三元之始馳情八景之高伏願增衍祺祥蕩除灾穢貫其既往新以方來錫難老於家庭覃餘休於嗣續

又

玉清嘉會氣實首於上元金簡真儀福用敷於下土敢

宣主德率籲國人敬披致一之誠仰導惟新之慶伏願
輪飈臨夜聖澤如春萬歲千秋仰奉堯年之永五風十
雨徧為吳會之祥凡我有生長依道廕

又

絳闕高居躡千真而下察綠章封事緘一念以遥通當
甲子之上元惟王春之正月三官校籍屢書黒簿之愆
九氣騰霄滋昧黄庭之景載披雲笈恭款飈游伏願憫
此餘齡賜之無事退安田里常遂於豐登燕及子孫更

祈於皦行

十二願

一願一人聖壽二願二儀平成三願三光明潤四願四序休寧五願五行協應六願六府充盈七願七元降格八願八表澄清九願九壘皇君垂福祐十願十乘太乙度灾乇十一願十一耀靈光下燭十二願十二時道氣常存

建康求晴設醮

常陰之罰乃吏弗虔暑雨之咨彼民何罪人今露宿田
與江通環數州秔稻之鄉渺千里波濤之險疾病飢寒
之既廹逋亡蕩析以奚疑仰惟當宁之仁屢放振廪之
詔已觖有秋之望終懷卒歲之憂扣首祈恩拊心無策
伏願宏開矜宥溥示救援稽天之浸潛收不葬魚龍之
宅併日而食弗飽尚全雀鼠之生哀此下民斂時五福

荆州修堤設醮

古之南郡今者西門控吴蜀之咽喉兼襄漢之唇齒兵

戈蹂踐閲四十年版籍凋殘無三萬戸屬故歳有防隄之失當隆冬興土木之工徭役既多流亡是惕歴三元之初日按八景之真文恭闢靈場肅延霄馭仰賛兩宫之壽俯祈一道之安錫以豐年保其常産貫餘灾於比屋移厥咎於微臣帝之所臨臣不敢悔

遷居謝靈惠王設醮

福覆包涵實下民之陰隲聰明正直斯百祀以光輝乃眷昭亭山之陽誕惟梓府君之宅受命于帝降神此都

不怒而威有感斯格閔孤生之流落錫嘉夢以丁寧俾
奠攸居第安汝止仰明靈之昭荅俯危跡以震驚恭按
真文具嚴報禮所冀雲霄之馭來臨仙闕之祠儻闓門
益荷於純禧將永世畢依於大道

謝火灾設醮

天愛斯民欲其逢吉吏媮厥職所以致菑蓋二千石之
非賢俾十萬家之屢警拊心自悼稽首知歸冀矜宥於
叢霄遂輯寧於比屋匪臣私禱惟帝博臨

設九幽醮薦所生母

終身之恨弗逮於慈容小己之私可干於洪造啓盟真之玉籙嚴款聖之瑶壇頓首求哀齋心望報伏願垂恩九地申敕三官或已注南斗之生則冀福齡之延永或猶滯酆都之對則祈罪詈之蠲除交肸蠁於幽潛通爽靈於夢寐更令同氣均此殊休

代總得居士保安第三男設醮

人愛其子惟疾之憂天聽自民必從所欲伏念臣第三

男臣孝直尠於福植幼也多艱涉秋以來病滋爲祟閲日既久藥且不持悼賦質之奇偏懼夙緣之多累非歸誠於造化寧有望於安全恭按靈科具申哀禱仰冀雲霄之澤不遺草芥之生俾終恊於大和誓永依於至道

謝過設醮

三塗苦趣流轉無窮八景真科超躋有道具輸危悃祇冒聰聞伏念臣涉世之囏惟天是恃謂將晚節稍遂安居餘孽未除叔子云逝雖修短不逃於物數然咎休率

繫於人為輒歸命於紫清庶覊名於黑簿雲霄降格雨露均霑俾微生蒙宥過之恩而已死追沈幽之苦更隆鴻施俯暨羣倫

釋語

請道顏住撫州報恩䟽

大雄一隻虎震伏羣魔楊岐三脚驢䠞踢四海欲振當年之門戶須煩本分之宗師顏公禪師傳妙喜之衣得圜悟之髓日光玉潔雷厲風飛噴香爐之紫烟叵堪滿

戶之屨懷錦宮之春色忽尋上峽之船惟法眼之道場
實卍庵之舊隱雲無心而出岫水有時而回淵莫辭振
錫之游再結繙經之社休去歌去尚堪一行瞻之仰之
如是三請

請恩老住蔣山䟽

陜府鐵牛脚力負萬鈞之重石霜角虎眼光揺百步之
威欲轉無上法輪須還本分尊宿恩公長老一生打硬
四海知名楊歧栗棘蓬當仁不讓國師無縫塔此義却

諳截斷衆流壁立千仞乃眷鍾山之勝地實緊圜悟之昔游俗駕初回潮音未振考之公論僉欲師來拗折竹篦且與逢場作戲横擔拄杖直須覿面相呈稽首妙華王請祝聖人壽

請三祖長老疏

陜府鐵牛脚力負萬鈞之重石霜角虎眼光揺百步之威須全提向上之機關始克振作家之號令厥惟勝地令得偉人某人斤斧叢林鑪鞴古佛金剛王之寶劒截

斷衆流秘魔巖之木义宏持末法諸公刮目學者傾心
睠三祖之道場在羣舒之佳處吴陂瀉碧龜魚樂得於
主人灊嶽摩霄龍象將依於法席用勤勸請實冀肯臨
飛錫度江豈獨慰西州之父老傳衣此地庶不辜後代
之兒孫願聞法鼓之鳴要看草賊之敗

請亮老住報恩䟽

佛法見前惟孄揀擇衲僧分上便合承當亮公長老徧
歷叢林屢開法席一莖草化成寶刹夙具神通三條篾

緊束肚皮最諳枯淡惟報恩之勝處崇永祐之真游不有當仁孰嚴上善三十年事鹽醋要還舊日家風二千里賣布單且看新人作略

請舜老住浮山䟽

三千大千總是無邊佛刹一箇半箇難得本分道人但看直下承當且教逢場作戲舜公長老入華嚴海得解脫門牢絆草鞋飽參知識撒開布袋歷勘諸方留須水以彌時會浮山之虛席殷勤屢請珍重此行菩薩子喫

飯來且與鐘魚作主好阿師恁麼去要令龍象依仁二千里外不得嫌人三十年後切忌錯舉

請鑑老住潭州東明崇教寺疏

浮休居士昔守此邦東明觀音祠出廢井神光煥發寶剎崇成檀施滿門曾安五百衆荆榛塞路將欲四十年會茲淫雨之菑歉我有秋之望肅齋致禱響荅不違香火未收陰雲解駁吏民絶嘆豈有前聞僚寀僉謀當嚴報禮主僧老瞶破屋攲傾冥搜當仁喜得此老伏惟鑑

公禪師支撐末法領袖諸方盤結草庵曾到孤峯頂上
撒開布袋何妨十字路頭況惟今是老人乃是吾家請
主為公著力何患不成惟佛有緣所當外護撞鐘打鼓
令朝震動於三湘刻石鑄金異日流傳於四海

請無著住資壽就報恩開堂䟽

明月堂中昔分半坐采蓮涇上今建刹竿不憂此道之
無傳頼有斯人之足慰人天合雜山水清明資壽無著
禪師具大總持證不思議洗滌諸方五味吞揚岐之栗

棘蓬降伏一切羣魔用妙喜之竹篦子獨會先師之意
卓為後學之宗四海無人千聖推出伏願慈悲攝受方
便舉揚以心傳心山頭老漢元不死惟佛與佛汝等諸
人皆可為敬焚一瓣之香增祝兩宮之壽

于湖集卷二十五

于湖集卷二十六

宋 張孝祥 撰

釋語

請龍牙長老䟽

虎谿寺裏曾聞嘯月吟風龍牙山中更看拏雲攫霧當仁不讓易地皆然混融禪師具足神通綱維象法一絲不掛無人無我無衆生萬境皆融能縱能奪能殺活歷

徧東州之名刹未登南嶽之曽顛偶尋上水之船肯振飛空之錫三千世界不妨到處嬉游七十二峯政要從頭點檢

請北禪長老䟽

妙喜既亡卍庵復往國師無縫之塔弟子誰諳楊岐金剛之圈諸方不會必有嫡傳之嗣來興已墜之宗珠公長老法冶祥金禪林偉榦摘神龍之頷獨收無價之珍生老蚌之胎真是寧馨之子頃由臨汝徑隱匡廬遇坎

乘流聊當適意逢場作戲況是知音我為東道主人君作北禪長老彈千相之雀莫輕上妙摩尼照十乘之車遂遍無邊刹海

請新首座住福巖疏

十字街頭彌勒撒開布袋孤峯頂上德山盤結草庵況茲古佛道場秖是吾家舊物不要客僧作主須煩首坐燒香新公長老性悟真詮脚踏實地泊船淺水久矣淹留韞玉空山自然光彩疇昔因緣已定如今時節到來

便將舊店新開切忌衆生作例好阿師恁麼去何妨覿面相呈菩薩子喫飯來却是無法可說宜從衆請用報國恩

殊公住嶽麓惠光寺疏

湘西佳景嶽麓精藍方丈久虛其人使君今有此客殊公長老面如滿月額有圓珠枯木堂中隨粥飯緣坐處不落第二臺山路口有多少衆問時便契前三君如洗脚上船我是因風吹火不起于坐只令直入道場偶爾

成文領取見成公案

請珠老住公安二聖疏

一切衆生各具自然之眼十方諸佛初無人爾之心至於舉拂拈槌嘲風笑雨豈云妙法無法大是指空說空然業識與生而俱迷或冥行至死而不悟不有開士曷暢真乘珠公禪師傳臨濟真宗授卍庵密印庭前栢子何曾仗境分蹤石上蓮花到處為人說似眷菩薩應真之化境乃安公著迹之精藍大開選佛之名場思得住

山之本色孤峯頂上要觀出世因緣十字街頭莫惜隨時演唱見幾而作快便難逢願垂惻隱之慈俯狥殷勤之請

烏江廟門疏

繡裳畫衮方瞻王制之嚴寶宇璇題洊被天恩之渥仰威靈之肅振惟輪奐之未新宜崇朱戶之居益壯烏江之望憑高配極會看妙絶之宫墻吉日良時即下鏘鳴之玉珥

蕪湖修浮橋䟽

萬家之邑百賈所趨一溪之橋累歲不葺繫破船之六七當駭浪之千尋溺馬殺人習爲常事饞蛟羈鬼實使甘心所願因民病涉之憂遂爲此邦無窮之利入谷斬木造舟爲梁不日成之吾事濟矣但度無若會看百步之修欄得福甚多共脫三塗之苦海

代總得居士東明施財䟽語

夜夜放光傍人不見時時得夢獨我自知共惟浮休先

生今者總得居士過去見在事同一家原始要終業通三世欲纂昔賢之墜緒重嚴大士之寳坊荅一時救護之恩崇此邦祈禳之福若男若女咸歸生育之仁曰雨曰暘屢報豐登之瑞

病愈荅願供佛道場䟽

六道三塗無非厲虐十方諸佛普示救援載軫幻軀夙依真諦屬有負薪之疾願薦伊蒲之羞精神所加昭應如荅未修報禮每惕初心驚半夜之鐘常交於夢寐求

三年之艾又爽於節宣用敬復於前言以導迎於新祉伏願徧周沙界悉坐道場聞秘密言而除貪嗔癡受甘露味而得戒定慧使衆生業障因法施而蠲除則弟子沈痾當不藥而清愈稽首阿難敎爲我大醫王

南山昭慶觀音障坐偈

南山昭慶白衣觀音作始何人如此相好地僻寺古僧無卓錐空堂巋然徒四壁立香火已絕而況莊嚴稽首大士本來無住一絲不掛清淨法身况此塵垢而可汙

染但此末法冥頑不靈不知即心是觀世音來瞻慈相乃起恭敬則此慈相不可不葺合掌贊歎諸善男子各捐薄少隨喜護持俾道人素作高廣坐及其屏障飾以金碧前列供具熏爐華燈秖十萬錢具足圓滿諸善男子一彈指頃而此殊勝億劫常住

吉祥寺經藏疏

五千四十八卷尊經藏之金匱百萬億那由他諸佛同此道場常轉法輪乃安斯室齋廚不繼可憐野寺之殘

僧斤築隆施須熕寶積之長者肯捨太倉之一粒便成廣厦之千間莊嚴不思議功德山安住無邊際華嚴海

為第二妹設水陸䟽右語

諸佛等慈廣有救援之路衆生諸惱莫如疾病之侵俯惟同氣之微偶愆勿藥之喜方輸危悃即底泰和曉然夢寐之間示之肹蠁之報用亟修於淨供庶祇荅於能仁萬劫狴牢冀脫幽沈之苦大千川陸悉蘄悲樂之均更裒佛力之無邊益侈家庭之後福

宗琰作永寧寺鐘成欲作鐘樓記講師求子開

疏信筆書此數語以勸施

稽首我導師方便度一切衆生執若故不見本來性以是勸布施捐頭目髓腦身命尚可捨而况於財物今此大寳鐘辛苦所成就無量佛聲海四海所願聞以無鐘簴故猶與無鐘等我觀此都邑衆寳之所聚而彼富長者皆受佛記剪佛欲警拔故故令作此鐘欲勸布施故復作大寳簴不思議功德在汝一念頃我為汝說偈發

汝喜捨心圓滿清淨業證無上菩提此鐘橫撞時汝等皆作佛

方廣元公刺血寫經偈

稽首如是經萬行首楞嚴覺元古尊者刺血之所寫尊者住世時寫經百千卷以字以畫計數與河沙等自其一畫初以至絕筆時念念相接續無一不同處飈覆風水輪劫火大千壞此心未嘗動此筆亦不停尊者今寂滅誰識寫經意我為汝演說尊者所記莂衆生與諸佛

同出一父母我血佛身血初無差別相佛從此血中放百寳光明如月貯瑠璃根塵悉清淨而我失溺囊溷雜諸濁惡業欲自纏繞頃刻即腐敗尊者為是故哀憫於一切故以我之血書佛所說經令汝愚癡人頓見本來性佛經與我血還復成一體經盡血亦盡佛與我俱無尊者下生時汝等成正覺

總得居士命作為平國弟度僧䟽

駒犢之愛已荷於等慈龍象之依嘗深於夙願顧年齡

之尚幼恐歲月之或淹惟慧海師實平時之知舊而優婆塞自有生而薰脩度已度人是同是別伏願諸佛護念大衆證明俾此善男子速證於菩提則我長頭兒同增於福壽

追薦六二小娘子水陸疏代總得

人誰無死獨抱難言之寃佛是真歸冀垂善救之力亡女六二娘怨親融釋體性圓明知住壞之俱空忘生平之不滿徑超十地永脫三塗及兩孤兒獲無量福

重修三塔偈

七澤所豬十年九潦三塔雖在四壁常空仰衆佛之尤奇念殘僧之益少化身千百億莫非為物慈悲彈指一刹那孰肯隨緣布施爾時居士復說偈言

寶塔元不壞因汝有壞時但使塔重成汝得不壞果

妙定化僧偈

行者要作僧妙定欲說偈因緣啐啄時見者須撇地圓頂更方袍諸法從此起誰具大神通成就一彈指

出隊疏

此大蘭若蓋古道場野寺殘僧齋廚不繼震風凌雨棟桷隨攲惟世尊住華嚴界海到處見成顧佛法付有力檀那不應坐視宜分薄少來相經營

靈巖行者化僧偈

咸安郡王功德主智積菩薩大道場有善男子名德柔
欲為大僧無度牒我今說偈為勸請願見聞者皆樂施
此善男子得度已俱證無上菩提果

蔣山明老贊

衡陽梅嶺被本師打得嚙喝鍾阜長蘆上法座叫得地動晚年雙徑却遇知音因喫乳糖過多併將漆桶打破賀賀識渠麽十字街頭每相逢百尺竿頭還蹉過

天禧行者廣如化僧偈

法華十萬餘言度牒三百來貫更著居士跣頭共是三重公案若要作一串穿自問山頭老漢

卍庵贊

氣骨清羸抱負雄偉江西湖南掀天撲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郎豚犬耳

行者求僧偈

結萬人緣度一箇僧求我說偈恰似不曽

元布袋真賛三首

刼火洞然大千俱壊留得拳頭千妖百怪三十年後此話行依舊當時元布袋

細入微塵大周沙界與古為徒無乎不在惟教彌勒下

天宫卻送胡孫入布袋

刼數茫茫眇此身夢中相見覺非真常時只笑憨皮袋十字街頭等箇人

乾明舜老度弟子求跡

學道參禪不必僧祖師元是嶺南能若無向上真消息鬅髮除來只可憎

出家須要護身符錢在檀門不可呼乞與青銅三十萬大葫蘆結小葫蘆

應庵老偈二首

應庵老子六十我已新添一年欲話元正啓祚山僧約我茶邊

涉世須三洗骨憂時定九回腸借我昭亭一榻伴師掃地添香

于湖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于湖集卷二十七至三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陶紹侃

于湖集卷二十七

宋 張孝祥 撰

祝文

東明觀音祈晴文

一年之望在兹杪秋常陰之災至於閲月禾已熟而弗穫歲垂成而反虧誰哀斯民有我大士伏願迷雲開廓慧日照臨畢此場圃之功衍其倉箱之積一刹那頃肯

運慈悲無邊衆生皆得飽滿

謝晴文

八荒同雲一雨十日雖大田之多稼葢平陸以成江仰慈願之宏深成歲事於俄頃香烟未斷霽景先開惟此寶坊夙嚴之功用為無邊豐登之報

祈雨文

三湘之區比歲不熟乃今七月復以恒暘風霾未休厥澤弗戒吏則失職民其何辜頓首求哀齋心望報賜之

一雨惠我豐年百穀用成四海蒙潤

謝雨文

旱魃爲虐實深民憂靈雨既零頗寛吏責仰荷生成之賜敢忘昭謝之誠尚冀宏仁益終大惠

祈雪文

嗣歲將興嘉雪未應既闕豐穰之兆且虞疾癘之多歸依寧堵波之仙覬覦平地尺之瑞陰雲合雜風霰飄零雖逢三白之占亦慰九豐之願薦伊蒲之供敢忘報禮

之修望來年之貽尚冀慈休之廣

謝雪文

並江而西歲窮不雪土脈焦槁民憂疾癘吉蠲致禱神則昭荅三日之雨繼以飛霰宿麥敷潤寒氣乃周惟神之休敢忘拜賜

南嶽謝晴文

環湖南之境田之以畝計者不知其幾千百萬而民之嗷嗷望歲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萬也若夫疇昔之雨再

宿不止田盡入於水已熟之禾盡壞為吏者誠皆以罪誅斥不足道而民安取食嗚呼噫嘻岌乎殆哉夫既走禱於帝神內揆蒙暗帝神不顧享然而卒賜之則帝神哀此民而臣棊無以獲此也祇率僚吏申款祠下不敢私謝敬為民謝

謝諸廟祈雨文

郡縣吏不謹於事神誕降之災以警懼之迺自夏六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立而槁陂池將竭環視無策是用

致禱于神惟神赦吏之愆哀此下民惠我有年沛以甘澤吏得茍安其職神亦永有粢盛

寺觀謝雨文

七月不雨方深卒歲之憂三日為霖遂愜有秋之望具嚴報禮申輯齋盟仰冀博臨益垂善應螟螣不作近臻場圃之成蠻獠既安長無疆埸之擾

又

全楚之區頻年告旱望此一稔慰茲羣甿方投懇禱之

誠果報霑濡之賜興農工於錢鎛寬吏責於簡書謂天蓋高無德不報願廣不言之利以畢有年之祥

迎嘉顯孚濟侯求雨文

望神之來以日為歲飈輿在望亦既勞止一觴門迎祇薦微衷隨車之澤立冀昭荅

祭嘉顯孚濟侯文

惟神廟食兹土赫然威靈司雨暘禍福之柄以受寵天子列于通侯今久不雨陂池枯竭民以病告神亦遠顧

臨之矣忍視此噭噭而不賜之以膏澤耶牲肥酒香敬薦厥誠三日之霖拱立以俟

又

神不以守之愚肯顧臨之惟室宇庳下不足以揭虔妥靈顧神亟賜甘澤當作新室于州之郛使民朝夕承事雨暘豐凶厥有常數所以致禱于神亦曰神將閔吏之愚軫民之不獲誕告之帝召呼風雲闢闔陰陽捐咳唾之施惠我千里蔗及四鄰如是而已

又

奉神妥靈亦既有日昨莫之雨僅足以濯熱而清塵負郭之田龜圻如故豈神終不顧哀此邦之人也耶抑吏薦羞乞靈未臻其至也有牲登俎有酒清酭有擊斯鼓有巫紛舞神來不來使我心苦

公安二聖祠祈雨文

春氣已敷時澤弗降人牛俱病川瀆揚塵惟我二如來芘此一都會飲食必祝疾痛則呼願起光明之香雲遂

澍甘露之法雨潔齋以請昭應為期

請顯應彌勒瑞像祈雨文

自冬徂春累月不雨癘疫交作欝攸屢驚井泉一空天霧四塞旱既太甚變不虛生哀此下民繄我大士伏願慈雲普覆法雨均霑運諸佛之神通慰一州之繄望

奉安新廟文

惟侯威靈達于四境物阜人安無有疵癘歲月滋久壇壝弗修無以揭虔無以妥靈我是用懼即于新宮新宮

既成既成翼翼侯居其中遺我遐福匪清斯酒匪潔斯牲以慶其成來止來寧

祈晴文

惟天子以農桑之政寄之吏惟上帝以雨暘之柄司之神吏相其業神節以時各稱厥職今麻麥未登而淫雨踰旬吏用齋戒以望于神假以三日之晴則農事斯畢吏塞其責而荷神之德厚矣惟神實圖之

謝晴文

皇靈昭宣百神受職曰雨而雨曰暘而暘雨暘以時農事俱利此邦之民實無常心雨好晴佳惟其所欲比以霖潦謁于靈祠香火未收陰雨四歛桑麻滿野黍稷登場荷神之休無所昭報五風十雨格以豐年惟神之靈終此大惠

皇太子疾亟謁廟文

其奉丙申赦書皇太子偶爽節宣之和既肆大號盡宥囚繫又勑守土之臣敬走羣望以蘄勿藥惟皇太子毓

德青宮仁孝聰明聞于天下社稷宗廟之靈所宜右助何恙不已惟神受職當體兩宮繫念之重儲祥薦休使皇太子即日康復以釋兩宮之憂以慰四海之望

到任謁廟文

某往來湘中三年矣風聲氣俗亦略究知撫摩安集之政不敢不勉以企前躅惟神尚右相之使克有所施設

先聖廟文

某起自諸生冒天子民社之寄晝夜祗慄懼弗克任惟

吾先聖所以教民者具在方册不敢不勉服事之始敬拜廟下尚惟聖師相其徼衷

后土東嶽文

下臣蟣蝨天子使守民社服事之始敢敬有謁匪祈厥私冀以及民

諸廟文

某以莅官之始祇謁祠下不敢私禱惟區區之心願有以及民尚陰相之俾克有濟

致語

湖南宴交代劉舍人

珠幢玉節來宣上將之威赤舃衮衣歸授元臣之柄乃眷門闌之舊獲承尊俎之餘陳九獻之縟儀表十連之盛事某官聲名四海翰墨兩朝騎麒麟而翳鳳凰遷叢霄之嘉會射鵕鸃而掩翡翠扈紫禁之清塵主眷式隆士心景附八命伯九命牧具瞻賜履之雄萬石簴千石鐘載旌帥閫之伐靜掃綠林之寇嚴趨清蹕之朝望碧

紗之籠久注神仙之籍聽白麻之告徑躋丞弼之司況嗣建於旌旄實親傳於衣鉢且慰列城之望少為數日之淹醉我舊官壽公慈母聲流夜瑟莫非鼓舞之兒童淚黙秋竿却是攀留之父老某等幸瞻高宴猥列賤工敢酌民情上陳口號

年時授鉞許專征蜂蟻千屯一笑清已變耕桑彌曠野却驅旌旆入神京才從湘水東邊去且到台星極處明傳語邦人莫留戀使君元是我門生

句曲

十眉就列爭數要眇之容三穴既空綷有回旋之地宜

呈楚舞再鼓湘絃上悅台顏後部獻曲

荆南宴交代方閣學

高牙大纛來威江漢之濱開館珍臺去躡星辰之上壘

兩世無窮之契侈一時創見之榮符節親傳尊罍夙設

伏惟某官學該今古名滿寰區元老克壯其猷既宣蝎

四方之力廷臣無出其右盡登延三事之司上永懷夜

半之詢公雅動秋風之興緑章封事重違勇退之言黄紙除書即是催歸之詔細數授衣之月預占拜衮之辰具官敢謂支筇實均子姓九門置鑰已慚糠粃之前五嶺建旄未覺規模之遠逭如今日復接後塵萬旅連營肅中嚴之鼓吹十眉環坐紛合奏之笙歌期慰父老之情敢奉俳諧之語

蓋世英名五十年功名久合冠台躔只從紫塞傳歸詔便上黄扉領化甄事契兩家應更好節旄三鎮適相傳

荆江便作松江看小駐秋風下水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于湖集卷二十七

于湖集卷二十八

宋 張孝祥 撰

定書

下定書

門館游從早託金蘭之契衣冠歆豔共稱氷玉之賢儻非姻好之求孰識交情之厚伏承令女閨房挺秀其男中饋偶虛雖文采風流難繼乘龍之喜而幣帛筐篚聊

陳執鴈之儀但顧袁宗有慚佳偶

送禮書

門闌甚盛素高氷玉之稱聲氣所同願託葭莩之好惟季女蘋蘩之末采屬大兒水菽之乏供儻能撫有其室家抑亦親承於師友共陳不腆用締無窮

六二弟定沈氏書

同氣相求早傾風義嘉耦曰妃願締歡盟伏承令女賦德静專久閑姆訓而某姪孝覽秉心寒苦頗讀父書惟

眞味之不殊故攀援之敢冀徼福先祖假寵哀宗爰契我龜既協三星之吉言秣其馬願覯百兩之將

回韓子雲定書

望宗國之喬木必有世臣詠澗濱之采蘋庶承先祖其之長女僅若而人有如君家猶子之賢飽聞諸公平昔之譽願交久矣託契欣然腆儀來家忝好無斁莫如韓樂敢同蹶父之相攸固有平貧終慙張負之予女

回沈子直禮書

甚似其舅早聞宅相之賢僅若而人儻遂家肥之喜誤拜委禽之寵終慚鳴鳳之占非公焉有此甥宜妻以兄之子鹽絮詠風前之雪敢擬昔人箕帚掃堂上之塵庶無失職

回韓崧卿定書

閥閱之華大非其耦婚姻之託初不敢聞遂成夙好之堅實繫嘉命之辱伏承令子提宮直閤被服寒素不怙富貴而驕某姪女四八娘生長賤貧頗知正順之守鴈

幣來寵龜占亦從僅若而人得事君子習姆師之訓敢云張仲孝友之風承舅姑之賢庶圖韓姞燕譽之喜

題跋

跋山谷帖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唐之名臣魯公之忠義誠懸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何如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欬唾之餘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

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生尚安所云

跋道德經碑

荆州開元觀直牙城西五百步有南極注生鐵像祥符八年更為天慶觀紹興五年遷觀楚鎮門之東舊觀廢乾道五年春某與客過焉像在壞垣中覆以竹屋屋後積草草中小碑高三尺即初建天慶觀記去草見碑趺

隱隱有字洗刷久之可讀蓋唐明皇所注道德經是時
詔天下道觀皆立經幢因火中折天慶之役官吏督促
妄道士不暇它求石即取折幢穴其腹植碑焉經文行
草注楷法行間茂密唐經生固多善書然此或非經生
所能辦也既還碑天慶發地出趺合八方得三千餘字
剥缺斷續益奇古百夫輦致文公堂下歴陽張某識

題王朝英梅溪竹院

朝英童子時與余同師已而同登名天府不見十年壬

午春余自建康還宣城道過朝英所居為留一夕朝英誦近詩數篇句法清麗方築屋竹間聚書謝客益豐所學蓋朝英之進而及於古未可量也張子曰夫士惟學而後知不足今朝英不以其能自畫車堅馭良策之以無倦異時余將復訪朝英於竹院則其所稱歎又不止於詩而已也朝英尚勉之閏月既望張某安國題

讀謝夢得文

夢得天下之奇士彼齷齪者固不足以知之其文浩瀚

如卷東海而注之江河奇偉激越紛萬車甲馬而爭馳視其外則枯木寒灰槁項黄馘若真無意于兹世者之所爲

題龔深之侍郎太常奏稾後

元祐諸老愛君之心切至正人倫於夫婦之始當時曲臺議禮則此四君子在焉嗚乎盛哉辛巳春正月上吉

跋周德友所藏後湖帖

德友少時趣尚奇偉一斗百篇諸老先生慕與之游令

歲晚矣訖未有識一飽之不謀可歎也右後湖書帖自甲軸至已紹興二十八年三月望

題蘇庭藻所作張漢陽傳

漢陽一節視古無愧而庭藻猶以成敗為言何也鍊石補天斷鼇立極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題真山觀

張安國設道供于真山觀飯已同郭道深滕子昭吳仲權陳叔蹇聯騎訪無無道人登永寧寺閣遂入西山煮

若於超然亭北風欲雪諸峯獻狀景物之勝不知身之在嶺表也乾道元年十一月七日

題楊夢錫客亭類稾後

爲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則能今而不能古夢錫之文從昔不膠於俗縱橫運轉如盤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終亦不出於盤蓋其束髮事遠遊周覽天下山川之勝以作其氣所與交者又皆當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余官荆南夢錫自交廣以客亭類稾來精深雄健

視昔時又過數驛讀之終篇使人首益俯焉歴陽張其安國書

題陸務觀多景樓長短句

甘露多景樓天下勝處廢以為優婆塞之居不知幾年桐廬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領客來游慨然太息寺僧識公意閲月樓成陸務觀賦水調歌之張安國書而刻之崖石

題蘇翰林詩後

右翰林侍讀學士贈太師魏國蘇公之詩乾道丁亥三月望張某過金山長老寶印作堂上方請名於某敬取公詩中語名之曰玉鑑而書其詩使刻山石

題單傳閣記後

去年九月某守建康公行部至郡嘗見屬書此記時文未具也今年夏某將赴桂林道過隱靜則記成而公蓋死矣感慨以泣敬如公志

題陳擇之克齋銘

陳琦擇之名其齋曰克張敬夫為之銘某復為書聖師問答與敬夫之銘置齋中左右序乾道丁亥七月張某識

題所贈王臣弟字軸後

王臣弟不見二年頎然而長學業甚進以此軸求作字不能佳也

于湖集卷二十八

于湖集卷二十九

宋 張孝祥 撰

墓誌

湯伯達墓誌

伯達湯氏諱矼處州青田人也大丞相榮國公之長子贈太師衛國公之孫太師申國公之曽孫歴官右承務郎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主管台州崇道觀授浙東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而卒娶潘氏一女六歲嘗生
二男子堅老頎老皆未晬而夭伯達葬于隆興之改元
在麗水縣東度溪過峽嶺距衛公之墓隅一山三百步
許其名曰東塘蓋伯達生於紹興之己未而終于紹興
之辛巳年二十有三而止耳嗚呼悲夫痛哉丞相以書
謂某曰余子幼而愿不好弄長而益恭每拱手危坐終
日讀書外未嘗他語余與朋友論古今及人物處其旁
應唯唯客去條理前語道是非陳可不皆出人意表紹

興丙子朝家申嚴試闈之禁宰執子弟莫敢應書余待罪政府科詔兩下皆不赴閒居作詩苦思至忘寢食詩成識者以為深病方亟適余生朝猶自力為百韻律詩以為壽其勤如此嘗鼓琴後亦置之餘無所嗜好也紹興庚辰余免相奉祠余子留其拏於婺而從余歸鄉來年正月聞其初生子病冒大雪涉峻嶺往迎之二月歸感嗽疾余以是寒氣之所薄行愈矣涉夏至秋復作增以脾泄十月余被召赴闕時金兵既大入抵和州人心

惶駭余受命當疾赴顧念其病未能决迺謚余曰國家事急大人當行其病未殆也詔以二十六日至余以二十七日行送上車無一語抆淚而别余心惄然若有所失而不忍言也至行都每五日或七日必得書云疾稍間矣至十二月不得書者旬日余驚焉時敵人死兵車駕視師余為留守十日得書語文而字楷凡兩紙數百言余默念彼久疾迺精明如是是誠愈耶書來之明日家中報以病且亟又明日得報又翌日而訃來余苦毒

悯傷不知身之有無也嗚乎彼書之詳且謹是誠與吾訣也余雖遭此禍而縻莞鑰不能去既而移守紹興今年之三月始得歸視其殯追思前歳之别生死懸隔一何究也余至家凡三月四視其殯六月十三日余復被召逌酹哭而别焉既而行於旁近萬山回掩中爲平田曰是可爲墓以葬余子託所親葉君蘧訪焉且卜之以書來曰是地良吉既築垣而覓壙矣仲冬丙申於葬爲吉不可易也嗚乎人之愛莫父子若也余子愿而文又

甚愛之其病也不能躬理其藥餌以至于死死而不親斂焉今余蒙恩復相累丐歸不能遂其葬也又將不復送焉揆之人情吾之哀可勝道哉末如之何矣姑集其平生以告於能文之君子為余志其墓以寄余哀其可矣然吾子少而死無可紀者也無可紀而猶為之志所謂余情之哀不能已而託於是焉者也古之表墓也以官爵著哀榮之義也余子假蔭而官未試而死官爵不足言也古者幼名冠字余子之亡其得字也葢三年耳

嗚乎可哀也哉安國於余特厚今敬煩安國爲銘余子之墓且篆其額曰湯伯達墓題其首曰湯伯達墓誌銘以志余無窮之思焉盖丞相之書如此嗚乎悲夫痛哉昔者某登丞相之門雖不識伯達而知其爲賢也夫賢而早死天下之所哀也而況丞相父子之間也哉丞相辛教某命某以銘不敢辭銘曰

止乎若拱而窺行乎若僂而隨儼容服之在側忽不見兮焉之甚嫩兮好修珮寶璐兮冠琳璆閒蹇兮萬里蹇

將駕兮推輈東塘之水兮沄沄山回阻兮此藏夫君後千禩兮勿毀欲知其哀兮視兹刻文

汪文舉墓誌銘

余年十八時居建康從鄉先生蔡君清宇為學清宇之門人以百數有汪氏子膠者小於余兩歲修謹敏銳獨異流輩余亦敬而友之也方是時膠之家在豫章獨其大父字文舉公者攜膠以俱欲膠之有成也不復治他事晝夜督課與膠上下卧起居無何膠嶄然有聲場屋

連取鄉薦號名進士後十年家君奉使淮南膠之父處
仁官舒之桐城亦以才辯治家君薦之蓋膠之學以有
立與處仁之能其官文舉實使之然也文舉今死矣膠
以銘見屬余與膠游二十年余官臨川吳門膠嘗千里
來過其守建康也膠受館於余為直記室余居于湖膠
率兩三月輒一來來即留一月或四五十日蓋與膠投
分如此而文舉能教其子孫又可銘也銘其何疑文舉
之先建康人徙豫章之武寧遂為武寧人事親以孝稱

親亡哀毀過禮雖老矣言及其親未嘗不泣也以是子孫皆孝謹家饒財自奉甚約至周人之急劇於已事紹興初江西旱米斗數千文舉視其囷倉尚可得緡錢十數萬盡斥之以與鄰里有王生坐大獄請盡鬻其産於文舉文舉蹙然曰若是則而家何以生耶視其直併券歸之王生賴以免文舉之父宇平甫幼孤嘗隨其母適李氏文舉視李氏與汪姓等經紀其家教其子宅曰李之子有醉而溺死者文舉哭之慟厚葬之膠方試春官未

之知也夢衣冠而謝者曰吾兒不謹死於水荷君大父歸骨於土矣間閱内典有得屬纊不亂乾道丁亥二月戊子也年七十有二葬以十一月乙酉祔以夫人李氏四男子處仁秉義郎監江州甲仗庫處恭處雋爲進士處厚早卒孫三人長膠也珙珪其季也孫女五人歸鎮江府録事參軍張汲將仕郎王嗣宗進士黄廷佐處者二人曾孫瀛溉文舉名蕭文舉之父曰安祖曰㣧曾祖曰岫文舉嘗命於朝得初品官非其好也銘曰

武寧之東長湖之原文舉兹藏後將多賢

高侍郎夫人墓誌銘

余鄉歷陽有孝子曰高祚字子長故吏部侍郎江都公諱衛之子侍郎薨時子長尚幼凡子長學行卓然能自揭立不隳其家聲母夫人實教之也太夫人年高樂荆州之風土子長因家焉以太夫人之樂夫此也子長仕宦不敢復遠荆州以去葢于武昌者六年于荆州者二年于沅州者二年自沅州罷歸太夫人於是七十有七

矣子長請于朝願奉祠禄以養閑門不復出荆州牙城之東有屋數十楹其傍鑿池植花竹築室其中子長夫婦日奉太夫人攜子若孫遊焉内外千指敬愛雍穆大夫士慕之者紀于歌詩凡稱事親皆於子長乎取法蓋如是者又二年而太夫人以疾不起子長歐血骨立親負土築墳葬之日有鶴飛鳴其上訖事乃去夫以太夫人享上壽且封邑康寧好徳五福備具子長平時未嘗違膝下生也敬以養死也禮以葬於今之世可以無憾

而子長每言及太夫人涕泣輒隨之悲怨罔極若未嘗一日得奉承其親者嗚乎終身之慕有若子長謂之孝者非耶太夫人諱靜明廬州梁縣人姓王氏年十有二歸高氏生三男子祐承務郎機修職郎前死季則子長也今為右朝請郎始侍郎公及與元祐諸公游嘉言懿行太夫人悉能記之侍郎為太平州判官攝州事山谷來為守謫久貧甚既入境矣復坐黨事免侍郎得堂帖不以告迎候如禮山谷既視印已乃知之侍郎為治歸

裝甚飭備過於久所事曽丞相子宣過郡下時公巻葬母事欲起部使者得風旨遣州都監圍其館脅之侍郎徒步往揮其衆曰此前宰相坐怨家曖昧事且白汝何敢爾且我攝州事事當闗我即留館中不去丞相以安既獄具公巻猶坐貶丞相泣語諸子當事侍郎以父禮凡此皆子長不及知太夫人以告曰汝父不顧身以徇義汝宜勉之太夫人葬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在江陵縣白湖龍山之原太夫人有三男孫墉墌埁三女孫銘曰

八十一年子孝以賢我銘實然龍山之阡

于湖集卷二十九